

如何以“姐姐，你猜，你会不会上我的床？”“不会”为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「姐姐，你猜，你会不会上我的床？」

「不会。」

「那就在这里吧。」

萧暮归俯下身搂住我的腰，眼眶微红地含住了我的唇。

我用力一咬，甜腥在口中蔓延开来。

他扣着我的腰将我从地上来拉起来，「长公主亲自从南风馆买了我，我自当要尽心尽力侍候您。」他抱着我就往床处走去。

「不必，我府上很多面首。」我挣扎着。

萧暮归的手在我腰上越收越紧，那力道仿佛要将我的腰掐断。

「在这里还是床上？」

我垂着眼眸放弃了挣扎，「宫人会听见。」

他狭长的眼眸眯起，在我耳边低声笑道：「那你忍住别出声。」

话音刚落，我就落到柔软的床褥上，褪尽华衣。

「两个月没入宫，一来就骂我。棠梨，你怎么这般狠心？」他将头埋在我的颈窝，炽热的吻密密麻麻落下。

「最近有人上奏公主用度奢靡、荒淫无度，怎么办？」他的指腹在我的锁骨处流连，结实的胸膛贴上来。

「钱明明就是被你用了，南宫清送来的面首也被你杀了，你问我怎么办？」我冷笑着伸手去推他，却被他抓住锁在头顶，身下被他死死控住。

「生气了？」他脸上还带着郁气，眼尾通红。

我偏过头不理他，「听说你前日得了摄政王府上的几个胡姬，玩得可还尽兴？」

「原来是吃醋了。」他在我身旁侧躺下，笑道：「那我这就令人杀了。」

「她们的死活，与我何干。」我闭上眼，早已被他折腾得浑身无力。

我是这大祇的长公主萧棠梨，我母后在生我之时难产而死。

棠梨花映白杨路，尽是死生离别处。

我的出生让父皇痛失所爱，六年后，他才有了第一个皇子。

暮归出世的那天，父皇赐死了他的生母陈淑妃。

他说，棠梨，暮归只能由你扶上皇位。

冥漠重泉哭不闻，萧萧暮雨人归去。

又十年，父皇去黄泉碧落处寻母后了。他阖眼前最后见的人是我，他拉着我的手同我说：「棠梨，若是暮归有了异心，你可取而代之。」

暮归很乖，自幼不哭不闹，喜读诗书。奈何不足日便出生，体弱多病。

就在前年，他不顾我劝阻，御驾亲征，结果消失在边疆处，至今下落不明。

而朝廷内，摄政王一党早已虎视眈眈，时常挑拨我同暮归。若是他知道暮归不在了，定会夺了皇位。

我只能派人去寻与暮归相似之人，结果南宫清就在南风馆找到了与暮归有六分相似的小倌，也就是如今的萧暮归。

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他时，他缩在角落处，衣衫松垮地披在身上，脸被洗干净了，肤白如玉，五官清隽。

偏生这个长得人畜无害的小倌，一步一步地脱离了我的控制，甚至在那次摄政王对我下药之时，他趁机而入，与我做了那鱼水之事。

有了第一次，这人便肆无忌惮地想要更多。

「我忘了，你向来只关心皇位会不会落入旁人手里。」他又覆了上来，眸色幽沉，如万丈深海。

「不想皇权易手有多难，同我生个孩子便好。」他抬手拂开我早已浸湿的额发，声音低沉。

我心头一震，指甲嵌入他的手臂。「你也配？」

这话显然激怒了他，铁锈味道在唇齿间绽放，我终是承受不住晕了过去。

外面皆传长公主与皇上不和，只剩一层没戳破的体面，却不知我们早已做尽最亲密之事。

2.

再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我熟悉的意瑟宫。

这是母后生前的寝殿，在她逝世后，这就成了我的寝殿。

周身干爽，只是腰酸得很。

四周烛火摇曳，明黄的身影从昏暗中走近。

他本就肤白如雪，因着要扮暮归的缘故，他平日脸上还要覆些细粉遮盖血色。

我见他来了，忙背过身去。

阴影投下，他身上带着些药香。「我已下令，长公主身子不适，暂居宫中疗养。」

这便是变相禁了我的足。

「我身子无碍。」真不知我这「不适」是托了谁的福，这人真不愧是南风馆里出来的，次次床第间都花样百出。

「哦？看来是我服侍不力，那就……」温热的气息喷在耳处，他的手已经伸进被窝扶上了我的腰。

「你放肆！」

他稍稍用力一握我便疼得皱眉，整个人像一滩水软软地靠在他身上。

「都放肆这么多回了，你倒从未安分过。」他吻弄着我的耳垂，双手被他锁在腰后，外头披着的轻纱被他挑开，我不禁一颤。

接着，上身仅有的荷色心衣被他解开，身上的痕迹如同白雪红梅，触目惊心。

「你后宫纳了这么多女子，为何偏生要我一个？」秋夜凉风吹入，我声音止不住颤抖。

他低头耳语：「宫妃蒲柳之姿，怎敌棠梨粉面含春？」

我脸烧得厉害，沉眼睨着他，「你在南风馆学的倒是半分没忘。」

「难得棠梨喜欢，我自当倾尽所学。」他眼底漾出愉悦的神色，将几抹冰凉涂到他之前的放纵中。

「我自己可以上药。」我扭动着身子，药膏抹在了别处。

他将我箍得更紧了些，索性将我放到腿上。「那我去叫医女来，届时阖宫都知道今日晴光午后，而长公主同皇帝却在皓若殿中共度巫山云雨……」他那被我咬伤的唇抿起笑意。

我忙别开脸，「你快些。」

庆幸他后面真的只是上药，并无过分之举。

「你为何要将兵符给摄政王？」这也是我今日进宫的原因，边境近来不安分，而我一直在寻暮归，但若兵符给了摄政王，只怕会阻碍我继续寻找暮归。

「他已经怀疑我了，若我再不给他，只怕到时你我都难保。」他双手将我搂在怀里，下颌摩挲着我的发顶。

「你就不怕他在朝中一支独大？」

「他不会，如今外头皆传他狼子野心，这段时日他会安分些，兵符他会乖乖交回我们手里。」他将我的脸扳过来，薄唇落下，他捏着下颌强势地滑进檀口，才结痂的伤口又裂开了。

我险些透不过气来，他放开我，替我拭去嘴角的濡湿，双目间满是戾气，但声音里却透着哀求：「你下次再躲着我不进宫，我便下旨禅位给他。」

没进宫这两个月，我不过是去了一趟边境。本说已经有暮归的消息，谁知去到发现还是一场空。

我回过神，这人的手早已探进来，耳旁传来低喃：「府上留宫女和太监就成，那些面首我不喜欢。」

「不过是幌子罢了。」不然怎么瞒得住我两个月不出门。

「我都替你杀了。」

「府上血腥味这么重，你要我怎么住？」他压上来，我只好将手抵在他胸前。

吻从鬓边缠绵至唇边，笑声低低沉沉落在耳边，「忘了同你说，你来时公主府就走水了，在建成之前，你就好好待在我身边，别、想、逃！」

我本气得想一掌扇过去，但到最后手掌却落到他肩上，在他明黄的绸缎上摩挲。

或许南宫清说得对，我就是心软。

暮归病弱，他不喜朝政之事，我向来都是由着他，那些奏折大多是送去了长公主府。

而他，好像从那次叛乱之后，我渐渐撤下了防线。

每每怒火涌上心头，脑海中总会浮现军乱那天，我从一片猩红中睁开眼，大殿上处处残尸，而他在殿外的雪地上缓缓地将弓放下。

血从他虎口处滴落，在雪中绽放出朵朵红梅。

那时他已经被叛军折磨了些时日，袍上的盘龙已经被鞭打得只剩残躯。

我在床边望着面无血色的他，内心竟生出一丝恐惧，生怕他因我而死，而我却还不知他姓名。

「在想什么？」颈部酥酥痒痒，湿热的唇瓣重重地落下。

我挪动着身子低下头，「想你究竟收买了谁。」

他满眼兴味蹭了蹭我的下颚，「很多。」

「公主府别建了，浪费银子。」我将他推开坐起来，「还有，我用惯的宫女都给我召回宫里。」

他目光一点点地移上来，似乎在我脸上寻找撒谎的痕迹，
「好。」

「下次像给兵符这样的大事你莫要再自作主张。」我拢好身上的衣裳，被他看得脸渐渐烧了起来。

「那棠梨下次不能抛下我。」他声音低哑，带着蛊惑的意味。

我被他气笑了，「你如今几岁？」

他弯起嘴角，炙热的掌心一路爬上腿根，吓得我连忙夹紧了腿。

「棠梨，给我起个名字可好？」

「你的名字就是萧暮归。」

他反手将我的手攥着，原本浅清的眸子中翻滚着情欲。「萧暮归可娶不了萧棠梨。」

「好，你容我想想，先把手拿开。」我目光落在他的手上，示意这人将手收回去。

他高挺的鼻梁贴了上来，心跳变得混乱，在胸腔内撞得支离破碎。

他低眸在我唇瓣处不轻不重地咬了一口，「棠梨，你知道我一向等不得。」接着，双腿被他分开环在他腰上。

「叫深明如何？」我急忙脱口而出。

他眉峰一拧，「不好。」

「谗岁？」胸前的炽热一直烧上脸颊，双手已被他锁在腰后。

「不好，」温热的舌尖让我浑身发颤。

「那你想如何……」

他松开手，将我环在他腰间的腿移开，我心想不好，忙伸手去抓。

「你就是存心的！」我恼道。

我浑身都颤得厉害，整个人羞耻至极，手死死地绞着身下的被褥。

偏生此人还要继续，我抖得更是厉害，双眼渐渐被雾气笼罩。

良久，他才抬起头，低声哑道：「你总是笨得很，」腰窝被他掐着，整个人滑到他身下。

我偏过头不想理他，低声骂道：「无耻！」

我挡住他即将落下的唇，「别碰我！」

他将我锁在胸前：「我喜欢那句诗。」

「哪句？」我不死心地问。

「装傻。」他眼角泛红，我几次蜷缩都被他按住。

「映……白……」我脑里已是一片空白，嗓子早已哑了。

他贴到我耳旁，低声蛊惑：「叫我什么？」

「映……白……」我用尽力气将话吐出，他这才满意地吻了吻我的耳垂。

云雨过后，他仍将我锁在身旁，热汗已凉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冷颤，他见状将身子贴得更近些。

「我要是死了全是托你的鸿福。」我将被扯过来盖在身上。

「摄政王方才求我赐婚你和他那废物长子。」他将我箍得更紧了，热气弥漫在后颈。

「同我说做甚？你不是向来都暗自解决了么？」

从前，求娶我的人很多，后来不是死了就是残了，更有甚者，举家倾灭。

若不是那次亲眼所见，我都不知这个向来对我乖顺敬重的假皇弟，原来是披着羊皮的修罗。

他将求娶的奏折丢进炉内，脸色阴戾。

「看来我想错了，棠梨甚是聪慧。」他眼底的情欲还未散去，将我的手放在掌心玩弄。

「你说该如何处置？」他又问。

我冷笑一声，「随你。」

「棠梨，」他柔声唤我，贴上我的脸，「我找到萧暮归了，等他回来，我们就成亲。」

我已然是浑身乏力，还未开口就已沉沉睡去。

全文点击链接阅读：

